

说有这么 一回事

凌叔华／著

她们都抬起头，
时，月几好曾穿上银闪
闪的舞衣，映在天中而
她们微笑，说：五月里
初吹而不冷的夜风阵阵
送过这西墙下德国白茶
蕊的芽来，好像开一
瓶甘酒，倒在香袖臂内
等待她们。

民国才女美文

叶君／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说有这么 一回事

凌叔华／著

民国才女美文

叶君／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有这么一回事 / 凌叔华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11

(民国才女美文 / 叶君主编)

ISBN 978-7-5317-3352-2

I. ①说… II. ①凌…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444 号

说有这么一回事

作者 / 凌叔华

主 编 / 叶 君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王 爽

装帧设计 / 锦色书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70 千

印 张 / 10.5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52-2

定 价 / 35.00 元

序

叶 君

凌叔华(1900~1990),广东番禺人,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瑞唐、瑞棠等,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习画。1924年起,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

凌叔华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才女作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萧红、庐隐、冰心、冯沅君、陈衡哲、苏雪林等人,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女性创作景观。她的才气亦引起了鲁迅的注意,早在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便精辟地指出:“凌叔华的小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大家庭中女性的深闺生活,这些女性一方面身上深深背负着中国传统价

值观对她们的期待，在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的守持中度日；另一方面，处在社会各种新旧嬗变之际，她们又时时感受得到女性解放与争取自由的风潮，伴着时代的有力足音正在打破高宅大院里沉闷的宁静。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一跃成为勇敢的战士或鼓手，而是更多地保持着几千年来那个“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内心世界，唤醒她们的“自我”绝不是参加几场男女同席的聚会、与上过学堂的姐妹们交谈几次即可以完成。深闺女性的幽怨与想往，飞短流长与彼此体恤，计较盘算与温柔敦厚，以至日升月落、四季更迭间的审美情趣，在凌叔华的笔下呈现出没有被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挤压过的本真自在状态。这使得她的作品在那个激进亢奋的年代，散发出一种平和优雅的气质，其中听不到血泪控诉与急切呼喊，一切“企图”都不疾不徐地融进了日常的一饭一蔬、女人们的一颦一笑里。的确，凌叔华的这些作品虽从深闺走出，却不是狭小的闺阁之作，而是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史上真正的闺秀气派。

凌叔华成长于文化根底深厚的名门望族，同时又是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大家族形态的家庭，她在其间因为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绘画天分而得到关注和宠爱，也曾在复杂的家庭人际关系中长久地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众多女眷之间的明争暗斗，宅心仁厚的妈妈小心翼翼的谦退隐忍，让本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沉沉笼罩在整个庭院中的重男轻女的氛围，仅仅因为没能诞下一个儿子而遭到嘲讽和奚落的女人们，让这个昵称“小十”的女儿第一次萌发了幼稚却强烈的叛逆意识：“难道男孩子长大个个都做官，为什么拉车的挑粪的都是男人？”特定的成长经历让这个敏感多思的女孩踏上文学之路伊始，便流露出了明确

坚定的“野心”。1923年，署名为“凌瑞唐”的燕京大学三年级女生，“冒昧”地向当时的燕大特聘中文教授、著名作家周作人发出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请求周先生收自己做一个课外的学生，牺牲些光阴，指点一下自己的习作。她这样说道：“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她的“野心”又是如此单纯——我要写出来，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样的初衷似乎已决定了她日后文学路上的风貌与走向。

本集所收的凌叔华作品，既有艺术形态精致的小说，如使之以黑马之姿在文坛脱颖而出的成名作《酒后》，角度独特、意涵深刻的《绣枕》，以摒除世俗之心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的《疯了的诗人》，它们俨然打造了一条通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空长廊，里面展开的不仅是彼时主要是女性的生活景象，更展现了她们的内心图景；又有笔调优美、情感恬然的散文，其中包括了数篇旅行记录，凌叔华用画家的眼睛为异域的山水风光镀上了旖旎的光辉，形诸于文字，自是别有洞天。不论是东洋开满樱花的窗口，还是自家附近一场新雨后的空山，在其笔下都被审美的眼光和诗人的心性浸润得晶莹剔透；另外也选取了凌叔华的部分自传，这些片段真实地刻录了作家的人生记忆，昔日的家庭生活，长辈的身世故事，笔墨丹青中的苦乐，平实地娓娓道来，体物察情俱在其中，隽永的意境经得住品味。

自抗战爆发至40年代随夫定居欧洲后，凌叔华进行过东方艺术和戏剧的研究，在国外高校担任过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画作也时有精品问世，却鲜有文学作品。对她这样一位作家而言——在创作之初就显示出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

心理观察，深具国学功底又兼备域外学习生活经历，同时对时代与写作的关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理念，这不能不给人一种“未完成”的遗憾之感。而凌叔华留存于世的这些文字，其实已然值得细细凝视，对于急躁的当下，何尝不是一种从容的泽被。

2014年6月10日于哈尔滨

序 / 叶君	1
--------	---

小 说

酒 后	3
绣 枕	9
吃 茶	14
再 见	21
茶会以后	30
中秋晚	36
花之寺	46
有福气的人	54
太 太	62
说有这么一回事	70
等	81
春 天	87
疯了的诗人	92

女 人	113
倪云林	124
凤 凰	132
小蛤蟆	143
弟 弟	153

散 文

登富士山	163
爱山庐梦影	173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183
重游日本记	191
敦煌礼赞	217
一件喜事	226

自传（节选）

母亲的婚姻	237
搬 家	246
中秋节	254
第一堂绘画课	262
一件小事	269
义父义母	277

樱花节	289
秋日天津	293
两位表哥	301

附 录

悼凌叔华 / 文洁若	313
------------	-----

小 ~ 说

她看丈夫急得眼发直，声音抖擻的可怜样子，末了的话尤触动她的心，后悔方才自己不该太大意。她被丈夫逼得太紧，反而一句话讲不出，直流眼泪。

——《太太》

酒 后



1958年，陈西滢摄于伦敦寓所

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那个女子忽站起来道：

“我们俩真大意，子仪睡在那里，也不曾给他盖上点。等我拿块毛毡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得不舒服。”

“让我去拿罢。”男子赶紧也站起来说。

女子并不答言转身已把毡子抱来，说：

“轻轻的给他脱了鞋子罢。把毡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她看着那男子与那睡着的人脱了鞋，盖好了毡子，又说道：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罢。他一会儿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

刚才说他不回家了，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她说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

男子仍旧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余一盏带穗的小电灯，很是昏暗；壁炉的火，发出那橘红色柔光射在他俩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里温度高，大放温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含笑道：

“采荇，我也醉了。”

“你不是说你没喝多少酒吗？”女子微笑说。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口——灵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它跳的多么快！”他说着便靠紧采荇那边坐。

采荇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随后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说：

“你还不认账喝醉了呢。你听听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耳，灵魂，心等等字眼全数的搬出来了。只是你的脸不像子仪那样红，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没听见他的妻子说什么，仍旧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叫我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平常在这样一间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样样东西都是我心上人儿布置过的，已经使我心醉，我远远的望见你来，我的心便摇摇无主了。现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的是纯美之宫，耳中听的，就是我灵府的雅乐，鼻子闻到的——销魂的香泽，别说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儿比，亦嫌带些荷叶的苦味呢。我的口——才刚尝了我心上人儿特出心裁做的佳味，——哦，我还可以尝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

“够了，够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这些小说式的话来

逗我。说话小点声音罢，看吵醒子仪。”

他拿他夫人的手热烈的嗅了几嗅，又抬头望着她道：

“你也有点醉罢？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说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讲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说不到眉呢？”

采荇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样，把永璋的话，一个个字都饮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时时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话止住永璋道：

“我的头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爱说话，你却滔滔不绝，不觉得渴吗？”

永璋余兴未尽，摇摇头还接续说：

“采荇，我说真话，眉的美也是很要紧的。可是平常初次见面的，看不到眉的好丑，这须在静夜相对的时候，才觉得到呢。唉，人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尽是拿我开玩笑。”她微耸双眉说着，转过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里敢？”他急忙分辩，用手轻轻扳转采荇来。“我现在赞美大自然打发这样一个仙子下凡，让我供奉亲近，我诚心供奉还来不及，那里敢开玩笑……我相信一个人外表真美的，心灵也一定会美。比如你的心灵，那一时不给我愉快，让我赞美。就这屋子说，那一样不是经你的手动使才被人赞美的。若是有人拿一个王位来换，不用说我这个爱人，就是这屋里东西，我一定送他进疯人院去。”

采荇此时似乎听而不闻的样子，带些酒意的枕她的头在永璋的肩上，望着那边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续说：

“哦，大后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这许多的荣耀和幸福，就今晚说一通晚，也讲不出百分之一来。亲爱的，快告诉我，你想要一样什么东西？不要顾惜钱。你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

采荇听了，想了一想，后来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荇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像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荇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她答说：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请快点说，”永璋很高兴的说：“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一定不会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闻一闻他的脸，你许不许？”

“真的吗，采荇？”

“真的！实在真的！”

“真的？那怎么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罢？”

“没有喝醉，我没有喝醉。我说给你听，我为什么发生这样要求，你就会得答应我了。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因为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我永远没敢露过半句爱慕他的话。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

“他对我很赞你，很羡慕我。因为羡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没理会。我也知道你很钦佩他，不过不知道你这样倾心。”

“小点声音。让我说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见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仪，文笔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语却不定美好，只有他——实在使我倾心的，咳，他那一样都好！……我向来不敢对人提过这话，恐怕欲人误会。今天他酒后的言语风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烦闷情况——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又不由得动了深切的怜惜。……他真可伶！……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荇？”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荇，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采荇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分说。

“我没有喝醉，真没醉，”采荇急急说道，“你得答应我，只要去 Kiss 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吗？”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坚决的神气，答道：